

XINSHIQI
ZHENGMINGWENXUECONGSHU

新時
代
文學
叢書

张抗抗
北 极 光

Beijiguang

时代文艺出版社



90227694

XINSHIQI ZHENGIMINGWENXUEGONGS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新時期
文學
叢書



目 录

北极光	张抗抗 (1)
爱的追求为什么虚飘?	曾镇南 (120)
她在振翅飞翔了	梅朵 (125)
公开的“内参”	张笑天 (135)
《公开的“内参”》要告诉人们什么	彭其云 安以红 (211)
她,应该是一个探索者	刘万厦 (214)
可信的,也是典型的	袁永庆 (217)
怎样理解戈一兰的形象?	姚定一 (221)
在同一地平线上	张辛欣 (225)
迷惘的“穿透性的目光”	朱 晶 (352)
评《在同一地平线上》	曾镇南 (355)
“圆的”形象和“扁的”评价	何志云 (361)
是强者还是懦夫	唐 肇 (365)
——评《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思想倾向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	张辛欣 (375)
人性论与创作思想 (摘录)	王春元 (430)
必要的回答	张辛欣 (435)
漫话几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摘录)	王 蒙 (439)



张抗抗——女，1950年生，浙江杭州人。1972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灯》，197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分界线》。以后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夏》、《白罂粟》；中篇小说《北极光》、《淡淡的晨雾》，其中短篇小说《夏》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淡淡的晨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北 极 光

它们曾经是一滴滴细微的水珠，从广袤的大地向上升腾，满怀着净化的渴望，却又重新被污染，然后在高空的低温下得到貌似晶莹的再生——它们从茫茫的云层中飘飞下来，带回了

当今世界上多少新奇的消息？自由自在，轻轻飏飏，多象无忧无虑的天使，降落在电视台那全城瞩目的第十四层平台上，覆盖了学院主楼前那宽大的花坛、废弃的教堂六角形的大层顶、马路边上一排排光秃秃的杨树，以及巍峨的北方大厦不远低矮的简易工棚……整个城市回荡着一曲无声的轻音乐，而它们，在自己创造的节奏中兴致勃勃地舞蹈，轻快、忘我……连往日凛冽而冷酷的北风也仿佛变得温和了。它耐心而均匀地将雪花撒落在各处，为这严寒的冰雪城市作着新的粉饰……

陆岑岑拉开二号楼那厚重的大门，望着外面漫天飞舞的雪花，惊喜得叫了一声。尽管在漫长的冬天里，雪花是这个城市的常客，她仍然象孩子一样对每场雪都感到新鲜，好奇。

大门乒乒乓乓地响，散课出来的同学们正在陆陆续续往外走。没有什么人同她打招呼，也没有什么互相说一声再见。大家都是这样匆匆忙忙，女孩子们扣好大衣，拉严了头巾，小伙子们则把皮帽上的“耳朵”放下来，往脑袋上一扔，皮靴踩得雪地咔嚓咔嚓响，腋下还夹着书包，怪神气的。假如骑车，车把上一定挂着饭盒，车座后面的架子上呢，或许是一只鼓鼓的面粉袋，或许是一只琴盒，或许是……有一次岑岑还看见有一个同学驮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准是他的儿子。真没治，谁叫这是一所业余大学呢？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看前面这个人，连帽子都是油汪汪的，说不定是个食品厂的装卸工，走得那么急，难道还要赶回去上班不成？星期天的课，来的人不象平常晚上那么多，许多人要上班。岑岑恰好是星期天厂休。这业余大学，同正规大学就是不一样，在一起上课好几个月，彼此也不说一句话。下了课，各走各的，好象不认识。是现在的人同以前的那些同学不一样了呢，还是因为这是业大？这辈子算是上不了正规大学了，就象这落在地上的雪花，再也飞不起来……

“芊芊，还不走呀？”一个尖细的嗓音在她背后叫道。

芊芊眨眨眼睛，摘下手套用手背去睫毛上的霜花，转过脸去。叫她的是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胖姑娘，和芊芊坐一张课桌，笔记本和讲义上到处写着“苏娜”两个字。她好象知道今天要下雪，穿了一件米黄色连帽子的拉链滑雪衣，露出里面火红色的拉毛高领衫。

“在雪地里发什么愣？”她冲芊芊好意地一笑，把嘴贴在她耳朵上说，“走哇，今儿星期天，跟我去跳舞……”

芊芊轻轻地摇了摇头。

“昨夜的月色……”苏娜哼着歌，转身走了。铁门的拐角晃过一个人影，有人在等她。

芊芊跺了一下有点发冷的脚，扬起了脸，让冰凉的雪花落在她的脸颊上。……不去跳舞，谁说埤不去跳舞？跳舞有什么不好？优美的旋律可以使心灵得到宁静和休憩，疯狂的节奏可以使人忘却忧愁和烦恼。她是喜欢跳舞的，只是……唉，星期天，该死的星期天，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不属于她自己了。她楞在这雪地里干什么？再楞下去，他又该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她了……何必呢？还是快点走吧，乖乖地按时回到他那儿去，横竖要不了多久，准确地说，再有两个月，也就是当中国人欢度八一年新春佳节的时候，她就得永远地住在那儿了……

“永远？”她忽然让自己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吓了一跳。过两个月，难道她就真的要永远地和他生活在一起了吗？完成这项每个人都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结婚。当然，毫无疑问，结婚的全部意义就是永远，不是永远又干吗要结婚呢？她不是已经在那张永远的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否则没法子登记家具呀。这就是他同意她继续上业大的“交换”条件，唉……

芊芊不由快走了几步，好象要驱散这些天来总是纠缠着她

的那些令人不快的念头和莫名其妙的问号。她最近是怎么了呢？一想到结婚，天空顿时就变成了铅灰色，雪地不再发出银光，收音机里的音乐好象在呜咽。似乎等待她的不是那五光十色的新房，而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坟墓。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心理变态”。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姑娘怎么会不想结婚呢？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她一不留神，闪身打了一个趔趄。新下的雪很松软，只是新雪底下的路面太滑。一到冬天，这个城市就象一个巨大的溜冰场。苓苓小时候学过花样滑冰，后来也一直爱滑花样。这两年冬天却很少有时间上冰场了，除了上班和去业大学习日语，还得正正规规地“谈恋爱”，准确些说，无非是在一起消磨时间罢了。

电车慢吞吞地驶来了，在洁白的马路上无情地辗压出两道新的辙印。苓苓抖落着头巾和肩上的雪花，跳上了电车，心里却不由为那雪花感到几分怜惜。它们从天上掉下来时，素白无瑕，把整个城市装点得象一座晶莹剔透的水晶宫。然而黑夜里吹过乌溜溜的风，白昼里践踏着无数车轮和脚印，使它们冻结、发黑、萎缩、变得残缺不全和难以辨认。只有当一场新雪重又降临，这美丽的冰城，才又显现出它明朗的色彩。

电车尖叫着，停在一座电影院门口。车上的人，象一颗颗圆鼓鼓的土豆，从狭小的车门里掉出去。苓苓凝神望着人行道对面蓝色的木栅栏。夏天时那栅栏里面的小院修饰得很漂亮，如今院子里那些金盏花、七月菊和马蹄莲的残叶都已被厚厚的白雪覆没了，宽大的彩色铁皮屋顶、高高的台阶、樱桃树下的石凳，都积着半尺厚的雪，干净得没有一个脚印，似乎这小院一冬天也不曾有人住过，静谧而又神秘，很象苓苓小时候读过的什么童话。要是十几年前，苓苓随口就会给它们编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来，比如那古老的壁炉里木柴在噼噼啪啪地燃烧，雪

女王乘坐的十一匹马拉的雪橇轻轻停在门口……从雪橇上走下一个漂亮的公主，她的篮子里盛着十二个月的鲜花……

“筐里的啥玩艺儿这么腥！”猛然，车厢里有人恶狠狠地骂起来，喷出一股刺鼻的大蒜味儿。

“你管是啥？有能耐屁股后边儿冒烟去！”旁边的人回敬。一拱身子，一只皮靴重重地踩在芩芩脚上，疼得她冒一身冷汗。

“你他妈的有能耐吃这臭鱼烂虾?!”

“早几年你想吃这臭鱼烂虾还没有哩!”

……什么古老的壁炉、雪橇、花篮、圣诞树……全消失得干干净净，只有眼前这拥挤不堪的电车、象罐头沙丁鱼里的一样被叠在一起的乘客、飞溅的唾沫、浑浊的空气……嘈杂、混乱。又到站了，人呼呼下去一大半，是秋林公司。星期天，响着银铃的雪橇该停在百货商店门口才对……从大门里涌出一对对穿得漂漂亮亮的男女青年，拎着大包小包，不是置办嫁妆，就是买送人的结婚礼品。累得半死不活，挤在那人的洪流里，高喊：“我要！我要！”当然是最新式的，最时髦的，眉头也不皱，扔出去两个月工资，有什么可大惊小怪？人们被关在“笼子”里那么多年，今天这些向往不是都很自然吗？古老的壁炉早已被淘汰了，暖气可以通到任意高的一层楼，就是婚礼也用不着到树林子里去采十二个月的鲜花，那个刚走出商店的年轻妇女手里的塑料花，起码可以在新房里“开”到她的孩子谈恋爱……

过了这一站，车厢里空多了。从没有玻璃的车窗望出去，芩芩忽然发现大街两边贴着许许多多大红色的喜字，在纷纷扬扬的雪花里闪闪烁烁。好些人在门里出出进进，忙碌——欢喜；欢喜——忙碌。一辆卡车停在一家大门口的“喜”字旁，几个青年往上搬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东西，在芩芩看来，他

(她)们大概都是“财贸(貌)战线”的。一个姑娘打扮得珠光宝气地坐在驾驶室里，表情漠然，好象不知道自己将要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未来是什么命运在等待她。

芩芩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结婚，又是结婚！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又是阴历阳历都逢双？人总是喜欢图吉利的，那些离了婚的人所以不幸一定是当初结婚没留神阴历是单数。两个月以后的这么一天，举行婚礼的时候，芩芩同样也得听从人们的摆布，按照这个城市的风俗，乖乖地坐在床上，让他给她穿鞋。他一定会非常非常殷勤地弯下身子去，给她系好鞋带，然后坐上出租车……从前是绣花鞋，现在是皮鞋；从前是坐花轿，现在是乘轿车——生活的确在朝着物质文明发展，可人们的精神状态呢？

当然车子开动的时候，新娘必须大哭，不哭就显得对娘家没有感情，显得太“贱”，要被婆家瞧不起的。无论四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这条法则永远不会过时。芩芩参加过厂里不少姑娘们的婚礼，她们都嚎啕大哭，哭得很伤心，然而谁也无法断定她们内心是否真是那么悲伤。假如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幸福生活的开始，有什么好哭的呢？然而对一些人来说，结婚只是意味着天真无瑕的少女时代从此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沉重的婚姻的义务和责任。欢乐只是一顶花轿，伴送你到新房门口，便转身而去了。芩芩望着女友哭泣，心里倒比她们感到更加难过。她设想自己的那一天，如果一旦放声大哭，真不知怎样收场……

但即使一路哭过去，下了车，随之而来的还是结婚典礼。揉着红肿的眼，马上装出一副无限幸福的模样，羞羞答答地给客人点烟……芩芩参加过不少人的婚礼，大同小异，除了新娘新郎的长相不同，好象连服装、来宾的贺词、房间的陈设都一模一样。假如一年后再到那儿去，唯一的变化是多了一个既象

新郎又象新娘的娃娃，走廊里挂着尿布，年轻的妈妈闪光的缎子棉袄的袖口抹得油亮，开始津津乐道地介绍她宝贝儿子今天的大便的颜色，以及他刚发明的吐泡泡之类的新花样。于是，你就赶谨想出一句最得体的恭维话，然后尽快逃走……这就是“永远”吗？芩芩只要一闭上眼睛，两个月以后这样一种幸福小家庭的图景便清清楚楚摆在面前。当然他将会是一个姑娘们羡慕的模范丈夫，会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会为她订做一双牛皮靴而从南岗秋林跑到道里秋林，再从道里跑到香坊，会……呵，够了，就为了他这样，结婚那天芩芩偏要穿一双不系带的皮鞋，然后自己从床上一下蹦下来，很快把脚伸进鞋子里，看他还怎么给她穿……

“哎，等一等……还有下车的……”她突然高声叫起来。售票员嘟哝了一句，“哗啦——”车门又打开了，她慌慌张张地跳下了车。车站很滑，她觉得自己险些要摔倒，却被一双大手紧紧拽住了。

“是你——”她回过身去，眼前就站着他。皮帽和肩头落了一层厚厚的雪，一双大眼睛亲亲热热地望着她。她明知道他会在这车站接她，却又为什么竟然差点坐过了站？

“才来？”他瓮声瓮气地问，手却没有松开。

“嗯……下雪……车……”她含糊其词地答道。

“妈包饺子等你呢，芹菜馅儿的。”他说。

“芹菜？这时哪来的芹菜？”

“暖窖的，八毛一斤，还不好买。”

“是吗？”

“家里来了我的几个熟朋友，要看看你……”

“看我？”

都是些用得着的人。今儿上午买着落地灯架了。这回，全齐了……”

芩芩明白他说的“全齐了”是指什么。全齐了，就差一个黄道吉日，差十几桌热气腾腾的酒席，差一辆出租车……

“不高兴吗？”他有点摸不着头绪。

有什么可不高兴的呢？该办的，人家全办了。论家庭，他父亲是供销处长，你父亲才是个宣传科长，级别总是高那么一点儿吧；他只有一个姐姐，而你有两个弟弟；论工资，他是个三级木匠，而你是个二级装配工，也比你高那么一点儿吧；论学历，他是六九届的，而你却是七三届的；论长相，就算人家都说芩芩可以打上90分，可他傅云祥，高高大大的个头，虽说粗蛮一点，却也带一副男子汉的架势，大耳朵高鼻梁，满招人喜欢。还有什么可不高兴的？一间新房早准备妥了，一架现成的十九吋的国产黑白电视就放在他的房间里。“别这山望那山高，了，不知自己姓啥……”妈妈爱这么对芩芩嚷嚷。妈妈总随身带着一只袖珍标准秤，购买任何食品都经过复核，所以从来不吃亏上当。挑选女婿也当然精确无误。

“这雪，真大……”芩芩抱怨说，加快了脚步。

白茫茫的雪花中，她影影绰绰望见了前面傅云祥家的那幢刷着淡黄色与白色相间的二层楼房。狭长的楼窗，尖尖的三角形屋顶、突起的小阁楼、雕花的阳台……有朦胧的雪色中又恍然给她一种童话的意境，使她想起许多美好的故事。然而每次只要她踏上台阶，听里面传来一阵乱七八糟的喧闹声、麻将牌哗啦哗啦的碰击声，她一走进房子里面，那个童话就倏地不见了。

二

“九筒！”

“一万！”

“碰罗！”

“错了错了，妈的，倒霉，不该出这牌，重来！”

“王八悔牌，豁出来钻桌子，啥了不起！”

“发”——“嗨！”

她真不愿跨进门去。不愿看见那一双双过于灵活的手指用来在桌上徒劳无益地空忙，那叠得整整齐齐的麻将的“队列”，象一堆永远在拆卸中而建不成墙的碎砖，叫人惆怅。对于这种娱乐，她无论如何也培养不起感情和兴趣，她连牌都不识，为此傅云祥嘲笑过她好几次，她仍固执地不肯沾手。她或许应该去帮傅云祥的母亲包饺子，这要比坐在他们中间好受得多……

“芩姐！”有人从桌边跳起来，咯咯笑着朝她扑来。呵，是“酒窝”，一个漂亮而说话叫人哭笑不得的姑娘，好象只有二十岁。她总是无缘无故地笑着，露出两腿上不大不小的酒窝。据说她很崇拜芩芩，因为芩芩的眼睫毛比她长一点五毫米。

“看你，念了大学，面都见不着了！”她亲热地搂住了芩芩的脖子。

“这叫什么大学呀，业余的……”芩芩苦笑了一下。

“嗨，好歹算是混一张文凭呗，将来调个技术科什么的也方便点儿。”傅云祥替她解释说。他觉得自己能支持她去上业大，委实是不简单的事了。“来来，芩芩，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两位新朋友——轻工业研究所的小赵，外号小跳蚤，他爸爸是市劳动局局长。”

芩芩看见一张白晰的脸，一双漫不经心的眼睛。

“这是肉联厂的推销员。”

“老甘！”那人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布满疙瘩和粉刺的脸不自然地笑着。

她点点头，坐在靠墙的一把软椅上。录音机在播放着一支芩芩早已听熟的曲子，却从来听不清它的歌词。她想起自己家

的隔壁邻居，新近也买了一只录音机，总共就录了一支外国歌，凡有客人来，她们就放那支歌。所以，只要一听到那支歌，就知道她们家来了客人。不知为什么，芊芊就没有从磁带里听到过自己喜爱的音乐，在这儿也一样。

“芊芊！”又有人叫她。

“噢，你也来了？海豚。”她回头打招呼。那是一个长头发的小伙子，是她同厂的工人，同傅云祥熟识，外号海豚，因为他会用鼻尖和脑袋顶球，常常在众人面前露一手。

他们又埋下头去打麻将。看来“酒窝”也是个新加入的业余爱好者。芊芊坐在那儿，一时不便走开，只好打量着这个不久后将要属于自己的房间。确实什么都齐了，连芊芊一再提议而屡次遭到傅云祥反对的书橱，如今也已矗立在屋角，里面居然还一格一格放满了书。芊芊好奇地探头去看，一大排厚厚的《马列选集》，旁边是一本《中西菜谱》，再下面就是什么《东方列车谋杀案》、《希腊棺材之谜》、《实用医学手册》和《时装裁剪》……

她抿了抿嘴，心里不觉有几分好笑。这个书橱似乎很象傅云祥的朋友们的头脑，无论内容多么丰富，总有点儿不伦不类。没有办法，在这个到处充满混合物的时代里，连她自己不也学会了在红茶里加一小块奶油吗？

“下回总要赢了你的！”那个老甘突然跳起来，怪声怪气地笑着，哗啦哗啦地洗牌。

傅云祥关掉了录音机，打开了电视，正在演一个芭蕾舞剧的片段。

“……哎呀，你瞧瞧，她跳得多美……”“酒窝”入迷地瞪大了眼睛，啧啧不已，“这样的人，真不知有多少人追她哩！”

“她已经四十岁了。”小跳蚤冷冷地打断了她。“这是中国最有名的芭蕾舞演员”。

“什么叫有名？名气有啥用？”傅云祥在摆弄天线。

“象这样的名演员，甭说演出，就是排练也得给钱，给好多津贴，要不，能这么卖力？”老甘揷着一只发亮的打火机。

“喂，小跳蚤，能帮忙买一只便宜点儿的两个喇叭的三洋录音机不能？我都要痛苦死啦！”酒窝忽然娇声娇气地说。

“今年三洋录音机不吃香啦。国外如今最红牌子是声宝，带电脑，双卡带，嘴，那个漂亮，甭提！”小跳蚤摇着肥大的裤腿，“买录音机，一句话！包我身上。我买个摩托，从广州运来，还有三天就到。弄到外汇，啥都能买到。”

酒窝惊呼一声，无限崇拜地瞪圆了眼睛。

“高级进口烟可是‘红宝石’最棒？”

“我爱抽‘银星’。”

“听说北京如今兴喝‘格瓦斯’，比啤酒来派。”

“找老甘弄几箱没问题。”

“光听这名儿也舒服。威士忌——格瓦斯——白兰地——嘴，洋名儿就是带劲！我听说美国的苹果，打了皮儿三天不变色……”

“哎，芊芊，上次同你说的东西带来没有？”傅云祥接住了老甘扔过去的一支烟，忽然想起来问道。

“带来了。”芊芊站起来走到衣架旁，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摸钱包。他指的是芊芊妈妈求人弄来的几张侨汇券。可是芊芊的手却在衣袋里拿不出来了。

“钱包丢了？”傅云祥慌忙问。

芊芊点点头。她最初把手伸进衣袋而没有摸到钱包时，反应还不及傅云祥那么快。直到现在她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钱究竟是在哪里遗失的……

“小偷！当然是小偷！还发什么傻？不偷你这样的人偷谁的？成天好象丢了魂似的发呆……”傅云祥嚷嚷起来，在屋地

上回来走动，“那里头有多少钱？”

“就一块多钱饭菜票。”岑岑不情愿地回答。

他松了一口气，又走到电视机旁去调天线。

老甘打了一个哈欠，慢吞吞地说：“唉，小偷，真够他妈的缺德了。准又是待业青年。可没有工作，你叫他咋办？也不是生来就想当‘钳工’的，一年年待业，总不能老靠父母养活……这年头，人见了钱都象疯了似的……我们批发站的那些小摊贩，全家合伙做生意，挣钱挣红了眼，卖一天红肠排骨，赚好几十块……”

“他们匀你个块把，你就批给他们缺门的猪肝，是不是？”“酒窝”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你还不是一样。忍痛割成双眼皮，还不是为嫁个港澳同胞，好当阔太太。京剧团那个唱青衣的小娘们，连那个香港经理的话也听不懂，就跟人家走了。不为钱为什么？你还眼气呢！”老甘咻咻吹着一支雪茄上的烟灰。

“酒窝”略略有点脸红，她转过身来向岑岑搬救兵说：“就算为了钱又咋样？也不碍着谁。现在不害人的人就是好人，岑岑你说是不是？”

岑岑“啊？”了一声。她在想什么，没听清他们的争论。

傅云祥插进来说：“你甭问她，她的上帝只有她自己认识。谁也读不懂她那本圣经，都啥年头了，还念念不忘助人为乐。还是让我来回答你吧，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最最彻底，一句话：人生下来就只知道把糖送进自己嘴里，而不会送给别人。这就是人的自私的本能。本能你懂吧？就是比本性，更加……”

“对对对……”老甘细细的腿不住地晃动，“我也这么看。你们以为世上真有什么大公无私的人吗？那是骗人的！至多是先公后私，再不就是公私兼顾……”

“照你这么说，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为反‘四人帮’而牺牲的烈士，也是先公后私的啦？”岑岑忍不住问道。她剥着茶几上果盘里的黑加应子水果糖，剥开了又包起来，她并不想吃它。

“你以为我们不恨‘四人帮’？”傅云祥“啪——”地关掉了电视，在沙发上重重地坐下来，“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我早上大学了，成绩好，说不定还可以捞个留学生当当。现在，全完了，忘光了，连个业大也考不上，怪我吗？没去当小流氓，就算不错。”

“听说明年国家的教育经费要大大增加，说不定……”海豚插嘴。

“那也轮不到咱头上。”傅云祥接着说，“再说老甘，下了乡，讨个农村老婆，生一大堆孩子，四十几块工资，不想法子弄钱，日子咋过？不下乡，早当四级电工了。酒窝姑娘，连个欧洲在哪也不知道，写封信起码有一半让人看不懂，世界上只认一个亲的，就是钞票。……”

“呸！”酒窝朝他呸了一口。

“还有小跳蚤，他爸关牛棚，姐姐得精神病淹死在松花江里……”

“我不问你这些，我是说……”岑岑分辩。她何尝不知，傅云祥说的都是实话。不是这十年空前绝后的大灾大难，青年们何以落得这个下场：该发芽的时候是干旱；该扬花的时候又遇暴雨。善良、纯真的感情被摧残，而人世间几乎一切卑鄙丑恶却都赤裸裸展示在眼前。即使长大了，多少人愚昧无知；即使活过来了，多少人神经折磨得不健全。我是说，生活呵，你把多大的不幸带给了这一代人，可是……

“比如说小跳蚤……”傅云祥拍了拍他的肩膀。

“呵，我腻了！听够了！”小跳蚤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

“别扯这些了行不行？吃饱了撑的，还讲什么十年、十年，我一听十年就头疼，就哆嗦。你们讲啥我也没劲，什么四个现代化，地球上的核武器库存量，足够毁灭七个地球了，一打仗就完蛋！越现代化越完蛋！我每天坐办公室早坐够了，还不是你求我办事，我托你走个门子，互相交换，两不吃亏。我够了。活着干什么？活着就是活着。我想退休，最好明天就退休！”

“退休？”岑岑惊讶得叫起来，“你说什么？退休？”

“你奇怪吗？人生最后的出路，除了退休，还有什么？上班下班、找房子打家具、找对象结婚、计划生育、然后退休。人生还有什么？我关心的是松花江再这样污染下去，等我退休以后，连条小鱼苗也钓不上来了。我喜欢钓鱼，退休了，也许骑摩托车上镜泊湖去钓鱼……”

“哈哈……真是好样儿的！”傅云祥大声笑起来，“我和你搭伴，这主意不错！”

“嘿嘿……”老甘眯起眼笑起来。“嘻嘻……”酒窝尖声尖气地笑着，连海豚也张开大嘴哈哈笑个不停。

岑岑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她觉得刺耳。他们是在自寻开心呢，还是真心地觉得有趣？在傅云祥的家里，就只能听到这样叫人莫名其妙的笑声。如果在饭桌上，啤酒加烧鸡，再来几句相声小段，一定人人都变得生动活泼而又神采奕奕。一句丝毫没有幽默感的玩笑话会逗得人人眉开眼笑，低级的插科打诨脍炙人口。可真正讨论问题呢？却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人感兴趣……

“怎么，你认为我说的不是实话吗？”小跳蚤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眯眯着，显得朦朦胧胧，好象到底也看不清他的眼神。“你觉得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那你以为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是呀，你说，你希望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傅云祥走到她身边来，把一杯热咖啡递在她手上。